

阿尔山的雪

■向勇 龙喜涛



阿尔山的冬天是从10月份的第一场大雪开始的。二级军士长张维山踏着洁白的积雪，快速跑向通信机房，身后的脚印清晰可见……

一

“班长，所有线路都连接无误，却仍然没信号。”下士张啸的声音里带着焦虑。

张维山赶忙和张啸一起检查传输设备是否报警，网络是否通畅，重新连接收取信号……

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操作，信号终于恢复如初。

二人松了一口气。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给远处起伏的山峦盖上了一张厚厚的白毛毯。鹅毛大雪，也带着张维山的思绪回到那个冬天。

20多年前，还是新兵的张维山正准备在通信岗位施展拳脚，却在第一次专业训练中被泼了一盆冷水。面对设备上密密麻麻的电路和天书一样的图纸，张维山有些发愣。不服输的他告诉自己：“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，怕什么？”从水晶头制作，到传输系统操作，他用行动将脑海中的每个问号拉直。

一年前，张啸被分配到了张维山所在的班，看着眼前这个年纪轻轻便头发有些花白的“小老头”，张啸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就是战友口中的“兵王”。

去年初，一次重要会议前夕，视频会议保障任务落在了张维山和张啸的肩上。

张维山给的光纤布局图，细到每一个节点、每一个支线。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着不同类型的线路。看着如此精细的图纸，张啸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

“雪天会导致传输信号不稳定，特别是在室外或高层楼，雪覆盖设备或线路可能导致信号衰减，影响视频会议的流畅性和稳定性……”

调试设备的那段日子，他和张啸吃住都在车上。零下30多摄氏度的环境中，他们顶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一次次测

试，将可能发生的故障都排查了一遍，尽最大努力防止意外……

窗外的雪年年覆盖大地，也见证着张维山20多年的坚守。

又到了去留抉择之际，面对熟悉的边关，他伸出手接住几片雪花，放在嘴里。

张维山笑着对张啸说：“阿尔山的雪是有味道的，比糖更甜。”

休息时，他再一次书写了延期服役申请。

二

停车，熄火，任务结束后，车辆陆续进入停车场。上士李伟透过后视镜，看着车后方两道深深的车辙，他知道这是自己在边防的最后一个冬天。

12年的戍边生活，让李伟对边境线上的一草一木几乎了如指掌，他是运输分队出了名的“活地图”。即将告别这条巡逻路，李伟的心情格外沉重。

清洁除尘、加注润滑油、更换雪地轮胎……满身油污的李伟正在车场进行车辆的换季保养工作，他想在走之前把“老伙计”调试到最佳状态。随着最后一个步骤完成，李伟走出车场大门，等待着驾驶员涂福鑫驾车返场。

几年前的一个雪夜，刚刚担任驾驶员的涂福鑫第一次执行夜间任务，李伟坐在副驾驶。夜色中，车辆行进在茫茫草原，像漂泊在白色汪洋中的一叶孤舟。李伟警惕地望向前方，眉头紧锁。深夜、大雪，虽说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，但一向谨慎的李伟心里还是打起了鼓，他担心涂福鑫不能顺利通过前方那一处急弯。

突然，车辆尾部开始摆动，眼看就要滑向路边的沟渠。

李伟大喊：“不要踩离合！方向盘朝车尾滑行的方向转动！快！”

直到涂福鑫安全停住车，他们下车后才发现，由于巡逻路面积雪过厚，车辆深陷雪坑，无法动弹。此时，他们的手机没信号，天冷雪深，情况危急。

大家拿起锹镐，开始与时间赛跑。北疆的寒冬，冷风刺骨，呵气成霜。片片雪花落在肩头，不一会儿，战友们成了一个“雪人”。涂福鑫半蹲在地上，双手握锹不停地清理车轮下的积雪。经过不懈努力，一个多小时后，他们终于将车辆从雪坑中挖了出来。

“驾驶员是一个特殊的岗位，要做到上车能驾驶、下车能战斗。”那次任务归

来，李伟特意嘱咐涂福鑫。

如今，涂福鑫已成为连队的骨干，不久前还被评选为“红旗驾驶员”。每一次坐进驾驶室，他的耳畔总会回响起李伟的那句话。

三

董嘉业期待的军旅生活，是金戈铁马、吹角连营，是沙场秋点兵。

去年初秋，刚刚大学毕业的董嘉业来到阿尔山边防连，成为一名边防战士。

董嘉业的姥爷是一名退伍老兵。听着姥爷军旅故事长大的董嘉业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。可初入军营，他还没有体会到姥爷描述的万丈豪情，生活就被整理内务、基础训练等事项填满了。而且，他的体能和其他战友也有很大差距，失落感充斥着他的内心。

第一次跑3000米，路程刚刚过半，董嘉业就坚持不住了。迈出的每一步似乎都要花光全部力气，积雪覆盖的跑道上，每一次呼吸都让他疲惫不堪；前方战友的背影在模糊的视线中越来越远……

董嘉业坐在跑道上大口喘着粗气，看着朝自己走来的身影，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指导员一顿骂骂。没想到，指导员并没有责怪他。“我相信自己看兵的眼光不会错，我刚当兵那会和你一样，想进步不能光嘴上说说，咱们底子薄弱就要比别人多付出努力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”

那天训练结束后，指导员给董嘉业讲了自己“逆袭”的故事。董嘉业这才知道，天生体能好的人没那么多，很多官兵都是在进入军营后突破自我的。上肢不行就举哑铃、腿部无力就练深蹲。俯卧撑、仰卧起坐、平板支撑……只要肯练，一定会有进步。

“加油呀嘉业，你要突破自己！你看终点就在不远处了！”

又一次体能考核，指导员站在跑道边大声为董嘉业鼓劲。那些振奋人心的话语仿佛一股暖流，浸润着董嘉业的心。他拖着沉重的双腿奋力奔向终点。

那天，董嘉业第一次跑完了3000米全程。指导员训练中的陪伴、生活中的开导，往日一幕幕浮现在董嘉业的脑海，泪水夹杂着汗水从他脸颊滑落。

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散落在营区的每一处角落，也落在每一位边防战士的肩头。正午的阳光透过云雾，洒向远方的山脉。



长征

第6341期



雪落钢枪

■马秋红

雪花落在钢枪上
绽放短暂的美丽
装点平凡的日子
陪伴哨兵站岗

雪花落在钢枪上也
落在战士的棉帽和大衣上
千里冰封的冷寂
热血依旧滚烫

雪花落在钢枪上
寒梅一样
把最美的瞬间绽放在
苍凉的边陲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年终评优评奖会议刚结束，胡贵彬就满心欢喜，迈着轻快的步伐返回班里。这一年，胡贵彬带的兵获得了不少荣誉，他要把手好消息传递给战士们的亲人。

他在通讯录里翻找着战士家属的联系方式，首先拨通了战士单渊父亲的电话……

不一会儿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带着几分沧桑的声音：“喂？胡班长，你好呀，是单渊有啥事吗？”胡贵彬笑着说：“叔，是关于单渊的好事。他被连队评为‘四有’优秀士兵，我打电话是为了给您报喜。”

单渊父亲沉默片刻，胡贵彬感受到他情绪的起伏。随后，电话那头传来充满自豪与欣慰的声音：“胡班长，太感谢你们了。这孩子脾气犟，有自己的想法。我一直盼着他能在部队好好干，今天总算听到好消息了。”胡贵彬说：“叔，单渊在部队里表现很好，您放心吧。”

18岁那年，单渊怀着炽热梦想投身军旅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如今，他已经在连队担任炮手5年了。几个月前，旅里组织岗位练兵比武，各个连队的精英们齐聚一堂，摩拳擦掌，都渴望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拔得头筹。单渊也不例外，他深知这次比武的重要性，于是早早开始准备。

随着比武日期临近，单渊感到时间紧迫，压力如山。

每天清晨，天光微亮，地上的小草还挂着夜间的露珠，单渊就穿好衣服，匆匆来到放置模拟器的房间练习。他坐在座椅上闭眼回忆，双手凌空模拟检查火炮装置，以及各部件状态。随后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校准练习。

一次又一次，时间总是超出预期。单渊眉头紧皱，眼神中有一丝焦虑。在前期的训练中，其他单位的参赛选手都表现得十分优秀，这让他更加紧张。

他的双手离开操纵台，身体靠着椅背，闭上双眼回忆专业书上的描述、技师对他的教导，以及之前遇到类似问题时的种种尝试。随着回忆深入，清晰的思路浮现在他的脑海，心中的焦虑也被希望取代。

成长

■谢豪杰

随即，他仔细调整角度，再次尝试。当屏幕上出现成绩的时候，他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午后，烈日高悬，训练场像被大火炙烤过。单渊不断往返于步战车与靶区之间。他在本子上记录着数据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这个角度还可以再精准一点，力度也要更均匀些。”

时间来到比武当天。训练场骄阳似火，热浪扑面而来。单渊登车后，攥紧双手给自己鼓劲：“我一定可以的！”

“单渊，17秒3.4中4。”最终，单渊以时间优势获得第1名。当看到成绩的那一刻，他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

取得成绩后，单渊的自信提升了，训练也更加努力。在不久后的另一场比武中，他获得了第2名。凭借这份持之以恒，单渊荣获“四有”优秀士兵荣誉。

挂断单渊父亲的电话后，胡贵彬又拨打了唐洪亮姐姐的电话。唐洪亮是一名入伍4年的战士，也是连队的卫生员。

电话铃声响了几秒，一个充满活力的声音传来：“喂？你好。”胡贵彬礼貌又热情地说：“你好，洪亮姐姐，我是洪亮的班长。今天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洪亮获得了

嘉奖……”

听完报喜的消息，唐洪亮姐姐开心地笑出了声：“班长，太感谢你了。我弟弟能取得成绩，全靠你们的帮助，希望他能变得更好，这样我爸妈也就放心了。”胡贵彬认真地说：“洪亮很有潜力，也肯努力，我们会继续关注他的。”

几年前，唐洪亮怀着热血与激情走进军营。入伍第2年，他被任命为连队的卫生员，平时负责指导官兵自救互救课目的训练。

唐洪亮人如其名，每次训练时，他一边详细讲解急救的要点，一边熟练地示范各种动作，响亮的声音回荡在训练场上。

“在进行伤口包扎时，一定要固定好敷料……”在他的专业示范下，大家逐渐掌握了这项技能。

秋雨过后的草原弥漫着寒冷的气息，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了一场综合性训练。疏散地域内，某连4班战士热情高涨，随时准备机动。突然，一辆导调车停在伪装网旁，车上下来几名导调人员，其中一人对班长袁玉树说：“敌方侦察小队已获知你班的具体位置，并控制‘遥控汽车炸弹’进行‘袭击’。本次‘袭击’导致你班一名战士‘重伤昏迷’，一名战士‘大腿骨折’，请立即处置。”

导调人员话音刚落，袁玉树立刻用电台向连长报告。随后，连长命令唐洪亮前出处置情况。

接到命令后，唐洪亮背起急救包，奔向4班所在的位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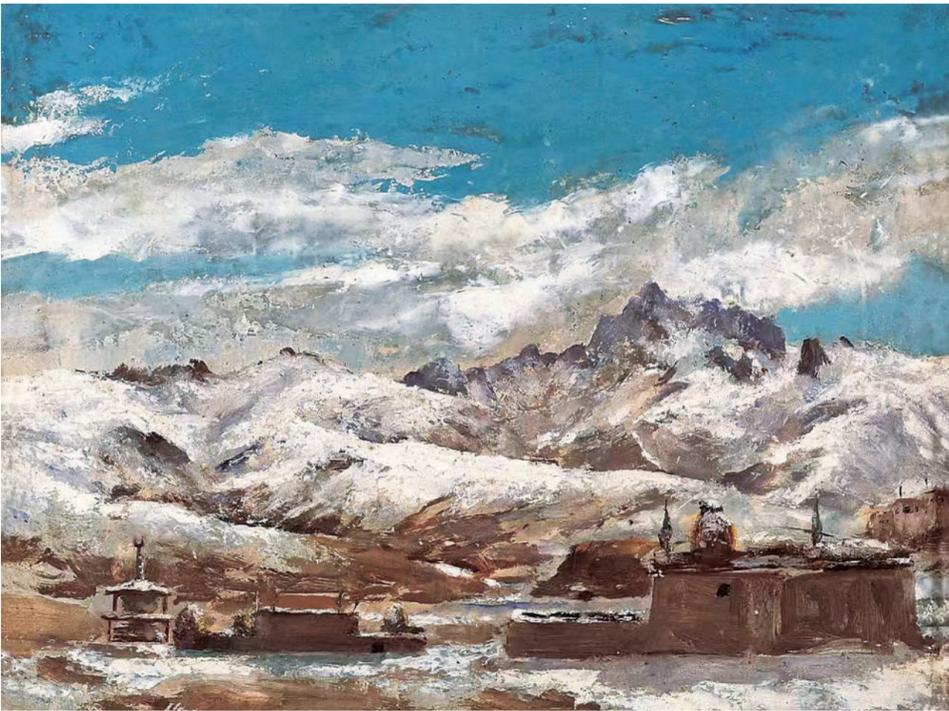
一路上，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，以及应对之策。赶到现场后，他先对“昏迷”的“伤员”进行治疗，确保“伤员”的呼吸畅通和血压稳定，同时，指挥战士沈银涛对“大腿骨折”的“伤员”进行包扎和固定。

唐洪亮一边包扎“伤口”，一边留意着沈银涛的操作，时不时给予指导。他们协作迅速流畅，顺利通过了考核。

在这次“紧急情况”的处置中，唐洪亮的出色表现不仅为连队赢得了荣誉，自己也获得了嘉奖。

……

向每一位战士家属报喜后，胡贵彬缓缓靠在椅子上，想到战友们与家人分享佳绩的画面，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

甘孜雪山(油画,中国美术馆藏)

吴作人作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北风萧瑟,楼前那棵银杏树,最后几片金黄的叶随风飘落,只剩光秃秃的枝丫。朝阳跃出地平线,照亮了东方的天空。我不禁感慨,冬天的阳光也透出一股清冷的氛围。这清冷的冬日,千里之外的西北又会是怎样呢?那群驻守在祁连山深处的官兵怎么样了?

记忆中的那座营盘就在半山腰上。每到冬天大雪纷飞时,站在营区举目四望,天地皆是雪白。当春天来临,山下的花儿相继开放时,营区还是一片银装素裹;当平原的秋雨滋润着稻田,金桂满城飘香时,营区已经冬意渐浓。

被严冬浸泡久了,大家似乎对“暖”更加渴望。

连队没有自来水,用水靠官兵从山下打水,再运上来。连队兵龄最长的老班长主动请缨,驻扎到山下的临时点位给大家打水。

这个临时点位是一间简陋的小屋,屋里能清楚地听见寒风呼啸、风雪打窗。老班长住在这间小屋里,日复一日早早起床去河边打水,冬日的朝霞似乎和他口中呼出的哈气冻在了一起。有时,肆虐的寒风吹得他脸颊生疼,双手隔着厚厚的手套被冻得发红,眉毛也冻上了冰花。老班长将所有水桶装满,拉回小屋,等山上的战友下来取水。将这一批水送走,身体暖和起来之后,他又要出门去打下一批水了。这样的生活,他重复了许多年。

老班长打的水送到了连队,炊事班总是最先“吃水”的。

为了能让大家在训练结束后立刻吃上可口的饭菜,也为了不辜负这来之不

易的水,炊事班的战士收集了连队每名官兵的饮食习惯、家乡特色美食菜谱。经过他们巧手改良,一道道营养美味,适合冬天的菜肴端上了桌,在寒冷的季节给官兵的身体“供暖”。

身体的“供暖”有了初步成效,精神生活更需要“温暖”。

几年前,连队来了一个新兵。他性格内向,不善于和战友交流,大家觉得他有些严肃,浑身透着一股冷气。

作为在连队带兵多年的班长,丁班长深知对不同性格的战士要有不同的带兵方法。

通过几次军事训练,丁班长发现这个小伙子不仅长得又高又壮,而且一点都不笨拙,身体的协调性和灵活性都很好,训练课目他一学就会。一段时间后,丁班长又发现他是健身房的常客。于是,丁班长决定从健身这方面入手,让新兵敞开心扉。

山里的冬天太冷,休息时,官兵都喜欢缩在屋子里。连队为了让大家增强体质,成立了健身小组。丁班长推荐新兵当组长,希望他在健身锻炼中与大家熟悉起来,真正融入连队大家庭。自那之后,新兵的话变多了,他带着战友一起跑步,练体能,和战友们分享经验。发挥自己的特长,为战友提供帮助,新兵脸上渐渐多了笑容,营区里也多了一份暖意。

大山的冬天很长,有了身体和心灵的“供暖”,官兵不再觉得寒冷。连队的战士说,这座大山是“外冷内热”,只要走进营区,就能感受到连队的温暖、官兵的热情。朝阳升起,我望着北方,似乎能看见祁连山脉向远处绵延,黄河从山前流过,老班长目送着运水上山的战友。营区里,炊事班正在忙碌地准备着热气腾腾的饭菜。训练场上,丁班长和战友挥洒汗水,奋力奔跑。